

银树花开幸福来

——丹寨县民族非遗产业发展与民族团结进步相得益彰

○ 通讯员 涂林念



张义苹在展品室里利用网络直播对外推销蜡染产品 (通讯员 黄晓海 摄)



张义苹与母亲一起晾晒蜡染制品 (通讯员 黄晓海 摄)



身着民族服饰的王秋在展示蜡染工艺

在丹寨县卡拉村排基山下,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村寨依山而起,一幢幢小木楼依山势而下延伸至山脚,与丹寨县有名的鸟笼之乡卡拉村紧密相连。

这个村寨叫“银匠村”,是卡拉村的“村中村”。银匠村的问世与成长离不开党中央对民族地区的关心与支持。

丹寨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县城内生活有苗、水、侗、汉等2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89%。民族文化特别是非遗文化极为丰富。丹寨县结合当地民族非遗文化丰富、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较多的实际,将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注入少数民族特色民族村寨推动民族非遗项目发展,以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以民族团结进步推动经济发展。

2021年,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注入银匠村100万元,银匠村自此启动建设,前期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第二期投资80万元,第三期投资200万元,后期投资主要用于工坊建设、购买设备、举办培训和银饰山居民宿打造提升等。截至目前,银匠村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间间工坊已投入运营,具有丹寨特色的民宿已开门迎客,民族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培训活动不断增多,已成为小有名气的景点。

回到家乡

银匠村落地于此,主要是因为该地紧邻丹寨万达小镇、金钟开发区以及县城,交通便利,旅游基础较好。此外,还毗邻金泉移民社区,在解决移民就业的同时保证产业发展有充足的劳动力。

银匠村的就业人员不仅仅来自周边,还辐射全县。来自兴仁镇摆泥村的杨通俊正在银匠工坊里敲银壶,两年前他听说修建了银匠村,毅然从外地返乡,依靠祖传的银饰加工手艺在银匠村承包了一个工坊,说是承包,实际上他不用支付一分钱租金,而他手工打造出来的银饰,只要检验合格,就可以由公司统一销售。这样的模式,让杨通俊能潜心打造银饰,而不用担心销售问题。

如今,杨通俊的工坊里已吸引几位当地的年轻人前来学

艺。杨通俊面带着微笑说:“有产业的家乡就是就业最好的地方。党的好政策让我们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有稳定的收入,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筑巢引凤

“银匠村”虽以“银匠”命名,实际上,村内还有蜡染工坊和刺绣工坊,以及卡拉的传统产业鸟笼工坊。

2021年,蜡染手艺人张义苹也把自己的蜡染工坊“蓝锦染艺”搬进了银匠村。2022年年底,县民宗局赴广州招商,广州香云衫“我的搭配师”与银匠村达成合作协议,助力银匠村的“蓝锦染艺”蜡染服饰提升品位、扩大产能和拓展市场,探索民族非遗技艺融合发展新路子。如今,香云衫已进驻银匠村,并与蜡染、刺绣、织锦融合发展。据悉,该项目建成后,“蓝锦染艺”一年预计年产值达2000万元以上,实现规模以上民贸民品企业目标。

蓝锦染艺的发展,不仅能实现企业的发展,给当地带来税收,还能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加他们的收入。

苗族女性自小跟随长辈学习蜡染技艺,年龄越长,技艺越精。在丹寨的蜡染工坊,随处可见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安静地画蜡画,按件计工资的灵活就业方式让很多妇女既能兼顾家庭,又能有一份满意的收入。

蜡染画娘王优里勒说:“家门口的蜡染工坊让我们能靠手艺挣钱,提高了我们的家庭地位,增强了我们的幸福感。”据悉,2023年中央民族资金第四期将注入银匠村270万元,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打造“国风非遗”。筑巢引凤,香云衫遇上蜡染只是开始,精彩仍在继续,将有更多非遗项目落地丹寨,银匠村将打造国风非遗研发中心和直播中心,一个负责生产,一个负责销售。

自小学习蜡染的张义苹从老家基加村起步开办蜡染工坊,到把工坊搬迁到卡拉村再到银匠村,她深知地理位置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银匠村的诞生和发展对蓝锦染艺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次新的机遇。挑战在于张义苹需要不断学习如何将蜡染与其他非遗项目融合发展,机遇在于她能以此

为契机,让自己的工坊走得更远更好。

焕发生机

卡拉村的鸟笼产业也因为银匠村的建设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因为生态环保意识的提高,有养宠物鸟传统的丹寨人近年来也逐渐改变了这一习惯。养鸟的人少了,鸟笼卖给谁?鸟笼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王秋一直在思索转型发展。鸟笼灯饰、鸟笼书架以及鸟笼制作技艺体验与研学是近几年来王秋转型的探索。

抱团发展,银匠村将非遗产业集聚发展,旅游、研学、培训,一站就能体验银饰、蜡染、织锦、刺绣、鸟笼的制作技艺,银匠村成了丹寨又一新的打卡地。

游客多了,体验项目、研学项目和培训业务就能带来不菲的收入,王秋不用再担心鸟笼卖不出去而没有人愿意学习这门手艺了。

据悉,银匠村可解决就业300人,预计年实现收入5000万元以上。

据悉,除了银匠村以外,丹寨县抢抓南皋乡作为国家首批民族乡村振兴试点建设契机,在石桥村投资381万元,建成了古纸研学园和民宿18间,有效推动石桥造纸产业发展,研学为一体的开发利用,为石桥村古法造纸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以及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在清江村投资120万元,建设特色乡村民宿,古纸研学园和乡村民宿的建成,吸引了省内外众多游客前来研学、观光旅游,有效助力了乡村振兴。

据丹寨县民宗局党组书记、局长潘大副介绍,丹寨县结合少数民族资金项目点游客多、研学学生多、外地人员前来学习交流多的实际,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利用民族发展资金发展民族手工业,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

立足新时代发展条件,丹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就中华民族文化新辉煌,为中国式现代化谱写了丹寨新篇章。

岜沙人与树的生命哲理

○ 通讯员 吴正豪

从江县丙妹镇的岜沙苗寨,距县城7.5公里,由大寨、小寨、宰涨三个自然寨组成,全村454户,2195人。

与那些广为人知的苗寨相比,与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村庄相比,与那些以绚丽多彩的服饰吸引人的地方相比,岜沙更像是一个男性化的世袭领地,一个写满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充满魔幻现实主义古老地方。

现在的岜沙,不仅是一处景点,一个黔东南地图上不能忽略的重要标记,更是苗族一段值得探秘的传奇。

走进岜沙,犹如行走在原生态历史的风景中,她把贵州山地野性的粗犷、苍劲和这个民族的古老神话和传说交汇在一起,古朴、强悍、原始、浓烈、渲染得和那些神奇的传说一样轰轰烈烈,被世界所看见,被广泛地阅读。

这座从林深处的山岭,具有一种发人深省的力量。岜沙数不清的传奇都在说,像一棵树一样成长、安息,才是生命中更本质的追求。

到别的苗寨要看女人,到了岜沙要看男人。

当你看到那些头部四周剃得青光、头顶挽着发髻、赤着脚、一身土法染制伽青布衣、宽大的直筒青布裤、腰间别着砍刀与牛角火药筒、肩上扛着火药枪的岜沙男人,是否怀疑自己置身于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抑或是走入了一部古装影视剧的片场。

这个与从江县城仅距几公里的苗族村寨,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居于月亮山麓的岜沙人,一直在祖先的土地上过着与外界鲜有交往的部落生活,至今仍完整地保持着古朴的部落遗风。他们坚守着祖先传下来的民族法则,一直特立独行,顽强地坚守至今,形成了让中外人类学家和游人称奇的“文化孤岛”现象,被誉为苗族文化的“活化石”。

岜沙人崇拜自然,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每一棵树都有一个灵魂,越是古老的树就越显神性。每当有孩子出生时,他们的父亲就在寨子周边栽上一棵幼树,让它伴随着孩子一起成长。从此,这棵树就与他不离不弃,一起变老。当这个人死了,村民就将这棵树砍下,在树里边挖一个宽槽,将裹着的遗体放进里面,盖上面土,再在上面重新种一棵树,象征着生命还在延续。

这个地方,树是他生的理由,死了以后,树又变成了他埋葬的理由。

因此,这个万木茂盛的山头,虽然看不到一个坟堆,一块墓碑,但却是一个巨大的陵园。他们祖祖辈辈都聚合在这里。反正,不管尊卑长幼,全都在这个山头盘根错节地活在一起了。这儿的家谱总是沾满了露水,这里的村史总是环绕着鸟鸣。这里没有悲哀,甚至也没有悼念。这里是村寨的延伸,也可以反过来说,村寨从这里生成。

在岜沙,无论是儿童还是少年,是中年还是老年,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他们的生命永远都是绿色的,永远保持着成长的势头,这种人生哲学非常了不得。如果说汉族的墓地经常给人一种悲哀和凄凉的话,在岜沙,墓地让你感觉到的却是生命的蓬勃,活着的生命和已经死去了的生命都在这个山头一起欣欣向荣,生命与他们互相呼应,永远都在一起。这种生存状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我相信中外的旅行者看到了这种树高于人,人即树的生存状态,一定深受震撼。西方的葬礼,汉族式的葬礼,天葬、水(海)葬等,每种葬礼都有千百年历史的传承,我们都很难说这个不好那个好。但是岜沙的丧葬方式无疑是最贴近生命的乐观主义方式,而且,它最富有特定的意义,是一首繁茂的生命赞歌。

现在,世界各国的智者面对地球生态危机的重新思考与自然的关系,但在这里恰恰没有这种问题。人即是树,树即是人,浑然一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死观念。既然灵魂与躯体都与树林山川融为一体了,那又何来生死?陶渊明所说的“托体同山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实在想不出世上还有哪一种生死仪式,优于这里让人与树紧密交融贴近自然的生命流程。在别的地方,“虽死犹生”“万古长青”“生生不息”都是种夸饰的美言,但在这里却是事实。

“生也一棵树,死也一棵树。”这么朴素的想法和做法,是对人类生命本质的突破性思维。世上那么多宗教团体和学术机构从古至今都在研究生命的奥秘,现在我抬头仰望,这个山头的冲天大树,正与远处那些暮色中的教堂、日光下的穹顶、云霞中的学府,遥相呼应。比来比去,还是这儿最为透彻,可以说透彻到了简明的极致。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返璞归真,岜沙人用自己的自觉行动,把这些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对人与树的朴素认识,实在太难能可贵了!

中国当代著名文化学者、散文大家、教授、美学家余秋雨先生评价说:“这样的民族是坚强的,他们人数不多,尽管他们住在深山老林里面,只要山河在,只要大树在,他们的生命就在。他们用非常简单的生活方式,过着一种非常长久的一个生命历程。”对岜沙的感怀是:“人与树之生命长青”。

在岜沙,当然可以看到贫穷,看到一种“落后”的生活方式,也可以看到岜沙人在“落后”中继续着这种传统的生活。

来岜沙之前,很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岜沙是不是中国的最后的莫西干人?岜沙是不是已经成了充满过多表演的场所?原生态的文化特征是否已被商业化腐蚀成了一个伪装传统的景点?由于旅游者的闯入,岜沙会不会很快地同化或者异化?在与世隔绝了很多世纪之后,岜沙是不是依然很“岜”?

与黔东南那些久负盛名的苗寨相比,岜沙的风景似乎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与并称“从江四奇”的小黄、增冲、占里相比,这里既没有优美动听的小黄大歌可听,也没有增冲鼓楼那样的标志性建筑,更没有占里那样神奇的生育药方。但是,岜沙依然不断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探访。

为什么呢?

当你看惯了城市中的高楼大厦,看烦了身边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看厌了灰蒙蒙的城市天空,走进岜沙的时候,或许并没有多少意外的期待。而当你坐在芦笙堂,行走在夕阳下的山路上,静下心来看一看这样的岜沙,看一看与我们不同的这种更原始、更朴素、更简单的日常生活,是否会产生些意外的感动?

非遗文化薪火传

黎平县肇兴侗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陆勇妹在自家作坊里向年轻人传授手工蜡染技艺。(通讯员 吴光辉 摄)

